

# 清華簡所見戰國時代「書同文」的嘗試

肖芸曉

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戰國文字形體多變，但宏觀上的富於變化並不代表秦以前的書寫中完全不存在規範與標準。通過檢視清華簡中特定書手的書寫習慣，本文認為一部分戰國中晚期書手存在明確的消除文字異體、小範圍內統一字形的嘗試，是秦代以後大範圍「書同文字」工作範式的雛形。具體而言，〈尹至〉書手（下文稱書手 A）書寫的十一篇竹書的製造背後存在明確的統一字形的意圖：這些筆跡相同的文獻類別不同、時代或早或晚、源流各異的竹書中，卻存在大量常用字寫法統一的現象，說明它們在轉寫過程中必然存在一個統一文字異體的編纂過程。簡言之，儘管戰國文字多變，但此時的書寫不應被描述為全無規則與制約，而是在大環境整體上不斷變異的背景下，也存在書寫個體將文字、典籍標準化的明確意圖與實踐；但與秦代「書同文」政策的實際成效相似，儘管所論竹書在「正字形」方面效果顯著，在「正用字」、「正用語」方面則無明顯的嘗試。

清華簡所見戰國時代「書同文」的嘗試

**關鍵詞：**楚簡 戰國文字 「書同文」 清華簡 書手

秦代「書同文字」政策常被視作秦帝國短暫統治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歷史遺產之一。越來越多的出土材料表明，「書同文字」的意義遠不止於書法風格與字形結構的統一，或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已，而是在政治力的介入下對語言、文獻、與知識結構的一次重塑。<sup>1</sup> 異體字的現象儘管在秦代以後仍長久地伴隨著漢字的發展，但與後

1 這一議題的重要研究包括（但不限於）朱德熙、裘錫圭：〈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歷史作用〉（原署名「北文」），《文物》1973年第11期，頁2-7，後收入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73-82。趙平安先生認為秦國歷史上曾有三次「書同文」的過程，第一次是周桓王時期，將《史籀篇》中的標準體，大篆，向全國推廣；第二次發生在秦孝公至始皇帝統一六國年間，伴隨著戰爭的勝利將秦文在新攻佔的秦地推行；第三次才是史籍所見的始皇帝統一六國以後，用小篆統一全國用字。參見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81-84、112，後收入氏著：《隸變研究（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64-173。此後，陳昭容先生指出，秦人「書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方面取得顯著效果，在「正用語」方面則收效甚微，參見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1997年），頁589-641，後收入氏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頁69-115。

基於秦漢文字材料的變異與前代文字遺留，也有學者質疑秦人統一文字是否真實發生，參見 Imre Galambos, "The Myth of the Qin Unification of Writing in Han Sourc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7.2 (2004): 181-203。關於秦簡中六國文字的遺存，參見趙平安：〈雲夢龍崗秦簡釋文注釋訂補——附論「書同文」的歷史作用〉，《簡帛研究彙刊》第一輯（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簡帛學文教基金會籌備處，2003年），頁815-826，後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369-378。關於漢代材料繼承秦代文獻用字習慣，參見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字形的來源〉，收入氏著：《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24-42；黃文傑：〈秦漢文字中的古體字〉，收入氏著：《秦漢文字的整理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196-212；田燁：〈談談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文本年代〉，《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468-473。關於秦文字改革對於文獻面貌的影響，參見李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美國達慕思學院郭店楚簡《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感想〉，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0。關於秦文字改革的政治性，參見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文物》2014年第9期，頁76-81；大西克也（Onishi Katsuya）：〈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39-148；大西克也：〈文字統一と秦漢の史書〉，《書學書道史研究》24號（2014年），頁93-103。綜合新出土材料，田燁先生指出「書

世的文字材料相比，戰國文字呈現出全方位的多樣性：從字形，用字，再到用語——各種層次的文字變化不僅出現在平行文本中，也在同人所寫的竹書、甚至同支竹簡中大量存在。<sup>2</sup> 但是，儘管戰國文字多變，統一文字的嘗試在戰國時期已然可見：正如裘錫圭、趙平安、陳昭容等先生申論，推行規範文字、消除文字異體的舉措並不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國既滅之後，始皇帝「一聲令下，要全國各地放棄舊有的書寫習慣，遵從秦式寫法」——至少在戰國晚期，伴隨著秦軍攻城掠地的不斷擴張，在新攻佔的秦地就逐漸推行秦文。<sup>3</sup> 並且，「書同文字」也不應是秦人的獨創：楚文字中，周波先生曾推斷，鑑於迄今所見最早的字書《字析》在上博簡中的存在，以及「不論是湖北的包山楚簡，還是湖南的慈利楚簡，河南的新蔡楚簡，處處可見文字寫法、用法一致的現象」，楚地也可能存在類似的文字整理、規範工作。<sup>4</sup> 考慮到戰國文字頗多變異造成的實際閱讀障礙，<sup>5</sup> 以

同文字」政策遠非限於書寫正字這一範疇，既包括廢除六國古文、推行秦文字，更是在正字形、正用字、正用語三方面對語言文字進行全方位的規範化，是一種語言文字的綜合政策。參見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頁403-450。

- 2 關於戰國時代文字異形的研究成功頗多，限於篇幅不一列出，這一議題的研究綜述，參見周波：〈戰國「文字異形」問題的學術史考察〉，收入延世大學人文學研究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合編：《文字與解釋——學術交流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06-128。
- 3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70-73；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隸變研究（修訂版）》，頁168-169；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頁606。
- 4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頁240-243。
- 5 比如裘錫圭先生曾總結到：「文字異形的現象影響了各地區之間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且不利於秦王朝對本土以外地區的統治。」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頁70。

及書手對竹書面貌潛在的能動作用，<sup>6</sup> 書手們是否會在書寫文本的具體過程中，做出一些統一化、標準化的處理？伴隨著越來越多新材料的刊布，若聚焦於某一竹書，或是某一字跡，是否也能觀察到戰國書手在個人書寫的「微觀」層面，作出統一文字、甚至整理文獻的舉措？從漢字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戰國時代的書寫者，又為秦統一以後的文字標準化的漫長過程作了怎樣的鋪墊？

我們認為，戰國文字整體上的多變並不代表秦以前的書寫全無規範與標準：部分書手或許有過明確的、小範圍的統一字形的嘗試，是秦統一六國之後大範圍「書同文字」工作範式的雛形。在清華簡中，我們觀察到了一些「消除文字異形」的痕跡：〈尹至〉書手（下文稱書手 A）<sup>7</sup> 書寫的一些竹書的製造背後明顯存在統一字形的意圖。這些筆跡相同的竹書既有時代相對較早的書、詩類文獻如〈尹誥〉、〈金縢〉、〈周公之琴舞〉，又有語言風格和時代相對較晚的〈赤鳩〉、〈殷高宗問於三壽〉等，這些文獻類別不同、時代或早或晚、源流各異，卻存在大量的常用字寫法一致，說明它們在被轉寫成清華竹書的過程中存在一個消除文字異體的編纂過程。這種「統一字形」活動背後的原則，既不是遵循「同類文獻統一整理」，也非「簡文時代相近統一整理」，而是明確的、與特定書手相關的字形結構統一的傾向；若書手不同，即便是內容相關、性質相同、簡文記述的時代相近，字形也千差萬別，由此可見戰國書手在文本製造的過程中存在強有力的能動性（*scribal agency*）。因此，儘管戰國文字多變，這一時期的文本書寫不應被描述為全無規則與制約，而是在大環境不斷變異的背景下也能看到書寫個體對於文字進

6 關於書手在典籍流傳中的重要作用，前賢已有不少討論，參見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11-424；馮勝君：〈有關出土文獻的「閱讀習慣」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1期，頁139-148；熊佳暉：〈郭店簡《五行》篇的成書方式與書手文化水平探析——由物質性與文本說起〉，《出土文獻》2020年第1期，頁91-101；又參見任麗君：〈戰國竹簡字跡研究綜述〉，《現代語文》2021年第6期，頁9-13。

7 它們是〈尹至〉、〈尹誥〉、〈赤鳩之集湯之屋〉、〈耆夜〉、〈金縢〉、〈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殷高宗問於三壽〉。

行標準化處理的實踐。此外，再觀察竹書的用字、用語，我們發現正與陳昭容先生對於秦代「書同文字」政策中「『正字形』效果明顯，『正用字』收效甚微」的結論呼應——所論十一篇竹書儘管字形較為統一，但用字用語未見明顯的、強有力的規範。

## 一、十一篇竹書常用字字形的穩定性

戰國文字中，字跡相同但字形或用字不同的現象不勝枚舉，對戰國文字的研究者來說，同字在同人所寫、甚至同支竹簡上字形不同的現象也早已司空見慣。清華簡中，〈繫年〉、〈越公其事〉等篇存在大量一詞多形、一字多形、或是同字異構的例證，且它們各自原因不同，或是由於書手有意「避複」，或是由於底本不同。<sup>8</sup> 同時，由於字形本身變化多端，在判斷戰國竹書筆跡的過程中，字形結構

8 〈繫年〉中「一字多形」的情形，參見李松儒：〈試析《繫年》中的一詞多形現象〉，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455-486；陳美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用字現象考察——以同詞異字為例〉，收入《第二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93-424；郭永秉：〈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兼從文字形體角度看戰國楚文字區域性特徵形成的複雜過程〉，《文史》2016年第3輯，頁5-42。

〈越公其事〉的情形，參見李松儒：〈清華簡《越公其事》中的一詞多形現象〉，《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73-96。「〈越公其事〉中出現的同一詞用多形表示的情況比較多，一些是文字寫法上的細小差別，如增減羨符、改變字部位置造成的；有的是通過更改字部造成的；有的則是用字不同，即所用假借字的不同造成的」（頁73）。至於一詞多形的原因，李松儒先生則認為是由於〈越公其事〉的抄手「有意避複或變化文字寫法」（頁91）所致。這與〈繫年〉篇所據文獻來源複雜而造成的較多的一詞多形現象是不一樣的。

關於古文字「用字避複」現象的研究，參見徐寶貴：〈商周青銅器銘文避複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3期，頁261-276；劉志基、鄒燁：〈西周金文用字避複再研究〉，《한자연구（漢字研究）》第七輯（2012年），頁21-45；劉志基：〈楚簡「用字避複」芻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672-681。此外，程浩先生也指出一些清華簡存在「同字異構」的現象：與「用字避複」中同一「字」存在多種形體不同，「同字異構」中，異構字的形體差別是在強調二者非是同一「詞」，與本文所論的一字字形的變化與同一無涉。參見程浩：〈清華簡同簡同字異構例〉，《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401-403。

不一定是判斷筆跡的關鍵，更重要的判定指標是筆畫搭配或運筆特徵。近年來，李松儒、賈連翔等先生為清華竹書書手判別工作作出重要貢獻，在清華竹書內部，已知存在二十餘位書手，<sup>9</sup>且這個數字伴隨著新材料的刊布不斷增加。每一書手內部，我們觀察到書手的書寫習慣千差萬別，有的包含其他地域文字特徵，有的包含甲骨、金文中出現的時代更早的字形遺存，有的書寫如以往所見的楚簡文字一樣形體多變，有的竹書字形則驚人地穩定——比如書手 A 中的十一篇竹書，〈尹至〉、〈尹誥〉、〈赤鳩〉、〈耆夜〉、〈金滕〉、〈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殷高宗問於三壽〉中尤其明顯。若將這些竹書中的重出文字列出，更能直觀感受到字形的一致。（見表 1）<sup>10</sup>





























































































































































9 關於清華竹書書手判別的研究，包括但不限於下列論文。李松儒先生運用現代筆跡鑑定的研究範式，對字形結構本身複雜多變的戰國簡牘的字跡判別格外有指導意義，與書手 A 有關的研究包括：〈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頁 27–33；〈清華五字跡研究〉，《簡帛》第十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79–89；〈再論《祭公》與《尹至》等篇的字跡〉，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頁 252–260；〈《清華八》〈攝命〉字跡研究〉，《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夏季號（總第三期）（臺北：萬卷樓，2020 年），頁 341–355。

賈連翔先生對清華簡的字跡與書寫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與書手 A 有關的論文包括：〈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 年第 4 期，頁 18–36；〈談清華簡文字的基本筆畫及其書寫順序〉，《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頁 77–89；〈戰國竹書文字佈局小識〉，《出土文獻》第七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87–192；〈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跡和文字修改現象〉，《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38–52；〈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 年），頁 79–100；〈跳出文本讀文本：據書手特點釋讀《參不韋》的幾處疑難文句〉，《出土文獻》2022 年第 4 期，頁 16–24；〈守正與變易之間：「同卷異寫」現象的發現與古書底本特色判定方法的反思〉，「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國際學術論壇（北京：清華大學，2023 年 10 月 21–22 日）。

此外，從書手用字與假借習慣考察不同書手的書寫習慣，參見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漢語史學報》第二十三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 年），頁 150–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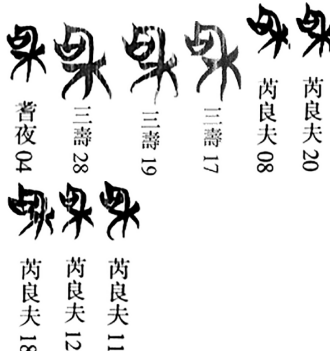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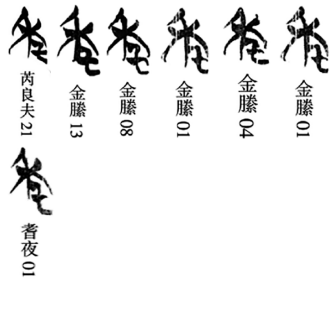



10 並且，賈連翔曾先生指出書手〈尹至〉書手的書寫存在「時間差」，不同篇目分批次書寫，且把〈攝命〉、〈厚父〉一併納入〈尹至〉類書手，認為文字的不同寫法源自底本的差異，參見賈連翔：〈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頁 79–100。



<p>「不」</p>	<p>  尹至 03   尹至 05   尹誥 02   赤鶴 03   赤鶴 03   赤鶴 04   赤鶴 04   赤鶴 06   赤鶴 06   赤鶴 08   赤鶴 09   赤鶴 12   赤鶴 15   普夜 12   普夜 12   普夜 10   普夜 10   普夜 08   普夜 08   普夜 05   金滕 07   金滕 05   金滕 04   金滕 01   琴舞 16   琴舞 14   琴舞 14   琴舞 12   琴舞 12   琴舞 11   琴舞 10   琴舞 10   琴舞 08   琴舞 07   琴舞 07   琴舞 06   琴舞 05   琴舞 05   琴舞 05   琴舞 04   琴舞 04   琴舞 03   三壽 26   三壽 25   三壽 22   三壽 20   三壽 20   三壽 16   三壽 12   三壽 10   三壽 10   三壽 09   三壽 09   三壽 07   三壽 07   芮良夫 27   芮良夫 27   芮良夫 26   芮良夫 25   芮良夫 25   芮良夫 24   芮良夫 22   芮良夫 22   芮良夫 21   芮良夫 19   芮良夫 17   芮良夫 16   芮良夫 16   芮良夫 10   芮良夫 09   芮良夫 08   芮良夫 08   芮良夫 08   芮良夫 07   芮良夫 06   說命中 06   說命中 06   說命中 02   說命中 02   說命中 08   說命中 07   說命中 05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說命中 04 </p>
<p>「敬」</p>	<p>  琴舞 01   說命中 07   說命中 06   說命中 03   說命中 03   琴舞 02   琴舞 (2重)   琴舞 03   琴舞 06   琴舞 11   琴舞 13   琴舞 16   琴舞 16   芮良夫 02   芮良夫 02   芮良夫 05   芮良夫 05   芮良夫 05   芮良夫 06   芮良夫 08   三壽 09   三壽 27   三壽 19   三壽 14 </p>
<p>「胃」</p>	<p>  三壽 02   三壽 02   三壽 02   三壽 06   三壽 06   三壽 04   三壽 04   三壽 04   三壽 04   三壽 02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06   三壽 06   三壽 13   三壽 13   三壽 13   赤鶴 02   赤鶴 03 </p>
<p>「畏」</p>	<p>  琴舞 13   琴舞 05   琴舞 11   琴舞 14   琴舞 06   三壽 09   芮良夫 10   芮良夫 06   芮良夫 03   芮良夫 02   芮良夫 25   芮良夫 22   芮良夫 19   芮良夫 19   芮良夫 13   芮良夫 13 </p>





「疾」	 赤賸 13 赤賸 12 赤賸 11 赤賸 10 赤賸 08 赤賸 08 赤賸 07 赤賸 06 說命中 07 說命中 04 金滕 1背 金滕 03		 金滕 03
「至」	 耑夜 01 尹誥 04 尹至 01 赤賸 10 三壽 08 芮良夫 21 金滕 13	「事」	 耑夜 02 金滕 11 金滕 06 金滕 04 說命上 07 說命下 03 芮良夫 01
「和」	 耑夜 02 三壽 28 三壽 19 三壽 17 芮良夫 08 芮良夫 20 芮良夫 12 芮良夫 11 芮良夫 18	「夜」	 耑夜 03 琴舞 06 琴舞 08 琴舞 03 耑夜 14 耑夜 08 耑夜 06 耑夜 04 說命下 06
「年」	 芮良夫 21 金滕 13 金滕 08 金滕 01 金滕 04 金滕 01 耑夜 01	「弗」	 尹至 02 尹至 05 說命下 04 說命下 08 琴舞 16 芮良夫 05 赤賸 02 金滕 11
「食」	 赤鶴 06 赤鶴 06 赤鶴 06 三壽 08 三壽 08	「答」	 三壽 02 三壽 04 三壽 06 三壽 14 琴舞 09

我們看到，這十一篇竹書中的重出文字字形高度統一。並且，上列文字均是字形尤其多變之例，若與其他清華竹書相關文字比較，字形差異更一目了然（見表 2）：











表 2 其他清華竹書之對應文字

「民」	「余」	「於」	「佳」	「若」
尹誥 03 程寤 08 厚父 03 厚父 11 子產 10 厚父 12 邦道 16	尹至 01 皇門 10 攝命 11 湯丘 11 處位 06 祭公 03 封許 05 良臣 05	金滕 08 保訓 07 程寤 08 楚居 13 程寤 08 自訓 0 命訓 0 禱辭 23	尹至 03 程寤 07 皇門 11 楚居 01 保訓 11 邦道 02	尹至 04 治政 23 封許 08 祭公 05 成人 28 楚居 04 保訓 02 越公 11 禱辭 08 心中 01

可以看到，甚至是在同一竹書中，字形也不盡相同（比如〈厚父〉之「民」、〈邦道〉之「民」、〈程寤〉之「於」等等。下文表 3 中有更多例證）。其他字形較為穩定的高頻文字如止（154 次）、曰（123 次）、元（76 次）、又（62 次）、王（58 次）、乃（57 次）、天（50 次）、而（47 次）、女（45 次）、是（37 次）、可（36 次）、人（36 次）、德（35 次）、句（33 次）、寺（31 次）、少（29 次）、大（26 次）等等，更是很少出現字形的變換。更重要的是，書手 A 所寫的〈三壽〉簡 4「答」字甚至出現了改正字形的痕跡（表 1 末尾右欄）<sup>11</sup>：，可見起初書手將「答」字誤寫為另一常見字形（〈奮門〉13），但書手很快意識到這一錯誤，便徑直在原有「人」形下橫畫基礎上加寫斜點，改成他／她認為正確的形體。這一「改正字形」的舉動，也正說明對書手 A 來說，不同字形之間存在優劣、正訛之別，他的書寫原則非是「同一字文字可以有幾種寫法，無所謂字形的差異」，而是「某一字的多種形體中，只有一種是更正確、更恰當，需要確保這一種正確字形的穩定。」這種改正字形之舉、確保形體統一之舉，也正是書手 A 對於書寫規則、字形標準觀念的體現。

11 清華簡中關於改正文字的綜合研究，參見賈連翔：〈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跡和文字修改現象〉，頁 38-52。

此外，李美辰先生在揭示清華簡不同書手的用字習慣時，指出各位書手對假借與異體字的偏好差異，比如書手 A 全無例外地以「甬」表 { 用 }（34 例），以「𦵏」表 { 恭 }（7 例），書手 C 則全用「共」表 { 恭 }（6 例）；書手 A 全以「寺」表 { 時 }（27 例），書手 B 則全用「時」表 { 時 }（9 例）；書手 A 全以「返」表 { 及 }（9 例），書手 C 則全用「及」表 { 及 }（23 例）；書手 A 全用「复」表 { 作 }（23 例）等等。<sup>12</sup> 根據李文所列舉的例証，除了闡明筆跡分類的可信與書手之間鮮明的用字差異之外，同樣值得強調的一點也在於：各個書手內部，尤其是書手 A 對於用字處理的相對統一；與許多戰國竹書相比，異體與假借情形的統一也是書手個人化標準與規則的體現。無論這種字形或用字的統一性來自底本，還是書手在製造這十一篇竹書的過程中主動決定抹除底本的文字差異，準確呈現或保持這種字形的統一性，是無論如何都需要書手 A 明確的書寫紀律才能夠實現。

當然，這些竹書也並非字形的完全統一：其間仍存在一些不多的文字異形，如「我」：（赤鳩 11）（尹至 03）、「命」：（赤鳩 12）（琴舞 10）、「才」：（尹至 01）（琴舞 04）、「余」：（三壽 14）（三壽 27）、「受」：（芮 24）（三壽 20）等等。但是，放在戰國時代「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大背景下，這種相對穩定均一的書寫方式，是比較少見的。若將它與時代稍早，同樣有大量重出文字的《侯馬盟書》相比，<sup>13</sup> 可以說，他們是秦以前書寫文化的兩個極端：一方面，是極力追求字形寫法的變

12 參見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頁 151–155。李文中書手 B 所寫竹書包括〈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管仲〉——隨後的研究與新刊布材料表明，該書手另書寫了〈算表〉、〈廼命一〉、〈廼命二〉、〈禱辭〉、〈四時〉、〈司歲〉、〈病方〉；李文中書手 C 所寫竹書包括：〈皇門〉、〈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甲、乙）〉、〈子儀〉、〈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晉〉、〈趙簡子〉、〈越公其事〉、〈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關於清華簡筆跡分類研究的詳情參注 9。

13 參見平勢隆郎（Hirase Takao）編：《春秋晉國『侯馬盟書』字體通覽：山西省出土文字資料》（東京：汲古書院，1988 年）；姜允玉（Gang Yun-ok）：〈侯馬盟書「一字多形」중의異寫字고찰〉，《中國學報》第 64 輯（2011 年），頁 3–28。或見張守中：《侯馬盟書字表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

化，另一方面，是有意識地謀求字形結構與文本形態的恆定與秩序。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十一篇竹書的文本性質、語言風格、與文本時代特徵並不統一，既有時代偏早的「書」、「詩」類，也有戰國時代近「小說」家或哲學文獻：

表3 書手A所書竹書之文本性質

「書」類	〈尹至〉、〈尹誥〉、〈耆夜〉、〈金縢〉、〈祭公〉、〈說命〉三篇、〈攝命〉、〈厚父〉
「詩」類	〈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 <sup>14</sup>
近「小說」類	〈赤鳩〉（戰國文獻）
哲學文獻	〈三壽〉（戰國文獻）

既然文獻的語言風格各異，類別不同，成書年代上也存在相當的差異，說明這十一篇竹書不可能來自同一的源頭，文獻在各自流傳的過程中字形也會產生必然的變異。從商周到戰國中晚期，文字被一代代轉寫成楚系文字的過程中，字形與文本早已不可能維持最初的原貌，所見的字形統一也不可能源自最初始的原本。<sup>15</sup> 但在這十一篇竹書不盡相同的文本性質背景下，如前文申論，重出字字形卻高度統一的情形——這說明在這些竹書的製造過程中，必然存在一個統一字形、消除在各自流傳過程中累積的異體字的過程。通過改寫文字、編纂文獻，這種謀求穩定、一致的意識，與統一字形結構差異之舉，不正是清華簡製作完畢大約百年以後，始皇帝「書同文字」工作程式的雛形嗎？

14 趙平安先生據〈五子之歌〉有韻現象，認為〈芮良夫毖〉應屬「書」類文獻。參見趙平安：〈《芮良夫詔》初讀〉，《文物》2012年第8期，頁77-80。

15 關於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的文字面貌，馮勝君先生曾總結為：「從字體上看，清華簡中這批成書年代較早的《尚書》類文獻也是用戰國文字書寫的，而且多數文本呈現出鮮明的楚文字風格。」參見馮勝君：〈有關出土文獻的「閱讀習慣」問題〉，頁141；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58。

## 二、文本的性質與言說的年代

必須指出的是，〈尹至〉諸篇的書手（書手 A）書寫了十四篇竹書，是清華簡的絕對的主力書手之一；除本文論及的十一篇以外，該書手還書寫了〈祭公〉、〈厚父〉與〈攝命〉。在賈連翔先生頗具見識的〈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一文中，他指出書手 A 所書的十四篇竹書應分為兩個大的批次與六個小的批次，說明這些竹書的製作有一定的先後順序：

表 4 書手 A 書寫批次

一級分組	二級分組	篇目
A	A1	〈尹至〉、〈尹誥〉、〈赤鳩〉、〈三壽〉
	A2	〈說命〉（上中下）、〈耆夜〉
	A3	〈金縢〉
	A4	〈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
B	B1	〈攝命〉、〈厚父〉
	B2	〈祭公〉

文中總結道：「十四篇內容都屬於以商代、西周時期的史實或故事為背景的『早期文獻』。其中『書』類、『詩』類、『小說』類等混編，可見在這裡，『文獻的時代背景』是優先於『文獻性質』的首要分工（分類）標準。……A1、A2 組都屬史實或故事背景主要在殷商的文獻，A3、A4、B1、B2 組很可能都屬西周文獻。」<sup>16</sup> 換言之，儘管組 A 文獻種類不盡相同、時代或早或晚，但書手相同、簡文所述時代（非是文獻成書年代）以商周為背景的 A 組內部的常用字書寫十分穩定。那麼，若從清華簡整體來看，其他以商周為背景、敘述早期史事的竹書中，這些常用字的書寫情況又如何呢？若與同類文獻對看，又能否觀察到這種字形統一的現象？上述十一篇竹書的字形統一，又是否與特定簡文內容（「書」類文獻，或是同以商周時代為故事背景的文獻）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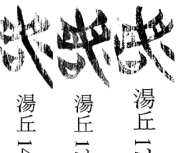

16 賈連翔：《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頁 90。

清華簡中，另有以下竹書與前述十一篇或是竹書的性質相關，或是簡文所述時代背景相近：<sup>17</sup>

- 〈祭公〉（「書」類，西周中期）
- 〈厚父〉（「書」類，西周早期）
- 〈攝命〉（「書」類，西周中期）
- 〈程寤〉（「書」類，商周之際）
- 〈保訓〉（顧命體 / 泛「書」類，商周之際）
- 〈皇門〉（「書」類，周早期）
- 〈繫年〉前四章（史書類，西周）
- 〈封許之命〉（「書」類，西周早期）
- 〈命訓〉（「書」類，西周）
- 〈湯處於湯丘〉（政治哲學類，商早期）
- 〈湯在啻門〉（政治哲學類，商早期）
- 〈四告〉（「書」類，西周）

若將這些內容相關的竹書作為參照，我們看到，這些竹書的重出文字皆與前述十一篇竹書字形統一的相關文字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並不因為簡文內容或性質相關從而字形相同。（參表 5）<sup>18</sup>

表 5 文本性質相關竹書之常用字字形

A-A 組標準形： 「若」	〈厚父〉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三壽 28 說命 04 尹至 04	 厚父 03 厚父 06 厚父 08	 保訓 02		 皇門 01	 封許 08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啻門〉
 攝命 12 攝命 20 攝命 26	 祭公 01 祭公 05 祭公 07	 四告 27 四告 33 四告 35		 湯丘 14 湯丘 17 湯丘 17	 啻門 12 啻門 13		

17 關於一些「書」類、「泛書」類竹書的整理與研究的最新成果，參見程浩：《有為言之：先秦「書」類文獻的源與流》（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馮勝君：《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

18 下列表格中，若某篇竹書中未出現該字，便不在表格中列出。

A-A 組標準形：「余」	〈厚父〉	〈皇門〉	〈封許之命〉
尹至 01 耆夜 05 金滕 12	厚父 11 厚父 07	皇門 02 皇門 13 皇門 13	封許 05 封許 07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攝命 18 攝命 19 攝命 24	祭公 09 祭公 20 祭公 08	四告 01 四告 21 四告 32	湯丘 11 湯丘 11

A-A 組標準形：「命」	〈厚父〉	〈程寤〉	〈保訓〉	〈皇門〉	〈命訓〉
金滕 06 耆夜 02 金滕 04	厚父 02 厚父 03 厚父 06	程寤 03	保訓 09 保訓 10 保訓 11	皇門 04 皇門 04	命訓 01 命訓 01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封許之命〉	
攝命 12 攝命 21 攝命 30	祭公 10 祭公 12 祭公 21	四告 02 四告 17 四告 17	湯丘 17 湯丘 19 湯丘 19	封許 08 封許 05	封許 02

A-A 組標準形：「周」	〈程寤〉	〈封許之命〉	〈祭公〉	〈四告〉	〈繫〉前 4
金滕 08 金滕 14 耆夜 04	程寤 01 程寤 06 程寤 07	封許 07 封許 08	祭公 13 祭公 10 祭公 21	四告 01 四告 13 四告 26	繫年 001 繫年 002

A-A 組標準形：「爲」	〈厚父〉	〈攝命〉	〈皇門〉	〈四告〉	〈湯丘〉	〈畜門〉
耆夜 02 金滕 01 赤賸 15	厚父 02	攝命 31	皇門 11	四告 47	湯丘 17 湯丘 17 湯丘 17	畜門 06 畜門 08 畜門 10

清華簡所見戰國時代「書同文」的嘗試





A-A 組標準形：「事」			〈祭公〉	〈攝命〉	〈皇門〉	〈封許之命〉
 金滕 04    金滕 06    金滕 11			 祭公 18	 攝命 01    攝命 04    攝命 05	 皇門 01    皇門 11	 封許 03
〈厚父〉	〈四告〉	〈湯丘〉	〈齋門〉	〈命訓〉		
 厚父 02    厚父 08	 四告 10    四告 13    四告 29	 湯丘 07    湯丘 08    湯丘 09	 齋門 14    齋門 15    齋門 15	 命訓 06    命訓 12    命訓 13		

A-A 組標準形：「臣」			〈厚父〉	〈四告〉	〈湯丘〉	〈齋門〉	〈命訓〉
 赤鴿 03    赤鴿 03    赤鴿 04			 厚父 07	 四告 19	 湯丘 07    湯丘 04	 齋門 20    齋門 19	 繫年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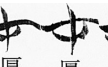











A-A 組標準形：「者」			〈厚父〉	〈四告〉	〈命訓〉	〈繫〉前 4
 琴舞 09    赤贖 15    芮良夫 25			 厚父 05	 四告 01    四告 10    四告 11	 命訓 10    命訓 11	 繫年 002    繫年 007    繫年 008


A-A 組標準形：「於」			〈厚父〉	〈程寤〉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琴舞 15    金滕 08    赤贖 06			 厚父 09	 程寤 04    程寤 06    程寤 08	 保訓 07    保訓 09	 皇門 01    皇門 08    皇門 12	 封許 07
〈祭公〉	〈四告〉	〈湯丘〉	〈齋門〉	〈命訓〉	〈繫〉前 4		
 祭公 14    祭公 15	 四告 29    四告 40	 湯丘 11    湯丘 14    湯丘 18	 齋門 01    齋門 01    齋門 02	 命訓 08    命訓 10    命訓 10	 繫年 019		

A-A 組標準形：「受」			〈程寤〉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芮良夫 24    三壽 20			 程寤 03	 保訓 03    保訓 07	 皇門 11    皇門 12	 封許 02    封許 03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攝命 22 攝命 22	 祭公 05 祭公 10 祭公 11	 四告 10 四告 17 四告 20	 湯丘 05 湯丘 19















A-A 組標準形：「今」		〈厚父〉	〈保訓〉	〈皇門〉	〈命訓〉	
 尹至 01	 尹誥 02	 耆夜 10	 厚父 10	 保訓 03 保訓 10	 皇門 02	 命訓 10 命訓 14
〈攝命〉	〈四告〉	〈湯丘〉	〈甯門〉			
 攝命 03	 四告 17 四告 18 四告 42	 湯丘 04 湯丘 07	 甯門 01 甯門 02			






















A-A 組標準形：「才」	〈厚父〉	〈程寤〉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尹至 03	 金滕 03	 耆夜 10	 厚父 03 厚父 04 厚父 12	 程寤 05 程寤 05 程寤 06	 保訓 04 保訓 11	 皇門 01 皇門 02 皇門 05	 封許 02 封許 07 封許 08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甯門〉	〈命訓〉		
 攝命 02 攝命 05 攝命 10	 祭公 03 祭公 05 祭公 01	 四告 05 四告 32 四告 05	 湯丘 10 湯丘 09	 甯門 01 甯門 02	 命訓 02 命訓 02		

A-A 組標準形：「家」	〈祭公〉	〈四告〉	〈命訓〉	〈皇門〉	〈封許之命〉	
 金滕 11 金滕 12	 琴舞 07	 祭公 17 祭公 07	 四告 08 四告 29 四告 44	 命訓 09	 皇門 05 皇門 06 皇門 10	 封許 05

清華簡所見戰國時代「書同文」的嘗試

A-A 組標準形：「朕」	〈程寤〉	〈保訓〉	〈皇門〉
   尹誥 03 說命下 05 赤谿 11	 程寤 06	  保訓 02 保訓 03	   皇門 01 皇門 01 皇門 01
〈攝命〉	〈四告〉	〈湯丘〉	〈封許之命〉
   攝命 01 攝命 03 攝命 28	   四告 29 四告 12 四告 34	  湯丘 14 湯丘 11	 封許 08

A-A 組標準形：「辟」	〈厚父〉	〈皇門〉	
 尹誥 02	 厚父 08	   皇門 03 皇門 05 皇門 05	
〈攝命〉	〈祭公〉	〈四告〉	〈繫〉前 4
   攝命 17 攝命 18 攝命 19	  祭公 03 祭公 19	   四告 17 四告 19 四告 22	 繫年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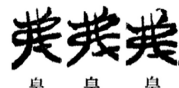
A-A 組標準形：「敬」	〈程寤〉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芮良夫 06 琴舞 11 三壽 09	   程寤 02 程寤 04 程寤 04	  保訓 09 保訓 11	 皇門 12	 封許 08
〈攝命〉	〈祭公〉	〈四告〉	〈湯丘〉	〈命訓〉
   攝命 05 攝命 08 攝命 07	  祭公 12 祭公 20	   四告 26 四告 46 四告 44	 湯丘 14	  命訓 01 命訓 01

A-A 組標準形：「庶」	〈厚父〉	〈程寤〉	〈保訓〉	〈攝命〉	〈四告〉
  說命中 03 耆夜 04	 厚父 04	 程寤 06	 保訓 05	  攝命 04 攝命 10	   四告 13 四告 23 四告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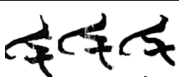






A-A 組標準形：「至」	〈祭公〉	〈四告〉	〈保訓〉	〈皇門〉	〈命訓〉	〈齋門〉
 尹誥 04 赤賸 10 三壽 08	 祭公 14	 四告 05	 保訓 09	 皇門 07 皇門 03	 命訓 02 命訓 03 命訓 06	 齋門 01 齋門 02

A-A 組標準形：「聃」	〈厚父〉	〈程寤〉	〈保訓〉	〈皇門〉
 金滕 10 三壽 07 三壽 27	 厚父 01 厚父 01	 程寤 06	 保訓 10	 皇門 08 皇門 02
〈祭公〉	〈四告〉	〈湯丘〉	〈齋門〉	
 祭公 01 祭公 05	 四告 4 四告 02	 湯丘 16 湯丘 06 湯丘 15	 齋門 9 齋門 18	

A-A 組標準形：「民」	〈厚父〉	〈程寤〉	〈皇門〉	〈繫〉前 4
 尹至 03 耆夜 05 三壽 27	 厚父 02 厚父 03 厚父 12	 程寤 08	 皇門 06 皇門 04 皇門 11	 繫年 002 繫年 017 繫年 018
〈攝命〉	〈四告〉	〈湯丘〉	〈齋門〉	〈命訓〉
 攝命 01 攝命 03 攝命 09	 四告 02 四告 13	 湯丘 14 湯丘 16	 齋門 16 齋門 15	 命訓 04 命訓 04

A-A 組標準形：「弗」	〈厚父〉	〈程寤〉	〈皇門〉
 說命下 09 琴舞 16 赤賸 02	 厚父 02 厚父 04 厚父 06	 程寤 02	 皇門 07 皇門 07 皇門 08

〈攝命〉	〈四告〉	〈湯丘〉	〈命訓〉	〈繫〉前 4
 攝命 19   攝命 22   攝命 27	 四告 03   四告 04	 湯丘 08   湯丘 10	 命訓 08	 繫年 002   繫年 004   繫年 006

A-A 組標準形：「畢」	〈攝命〉	〈保訓〉	〈皇門〉	〈封許之命〉
 尹至 02   尹誥 02   說命上 02	 攝命 17   攝命 17	 保訓 04   保訓 07	 皇門 05   皇門 06   皇門 07	 封許 02   封許 02
〈厚父〉	〈祭公〉	〈四告〉	〈命訓〉	〈繫〉前 4
 厚父 06   厚父 06   厚父 12	 祭公 11   祭公 11   祭公 12	 四告 29   四告 12	 命訓 10   命訓 13	 繫年 002

A-A 組標準形：「我」	〈皇門〉	〈湯丘〉
 尹至 01   金縢 11   赤賸 03	 皇門 08   皇門 02   皇門 02	 湯丘 08   湯丘 14   湯丘 09
〈攝命〉	〈祭公〉	〈四告〉
 攝命 02   攝命 07   攝命 26	 祭公 01   祭公 02   祭公 07	 四告 08   四告 13   四告 20

可以看到，儘管這些文獻或是性質相關，或是所述史事時代相近（非是文本寫成時代相近），但只要竹書筆跡分類不同，他們的文字結構便不盡相同；甚至在一些竹書內，同一文字的字形也不統一。那麼，可以說字形結構並非某一類文獻、或記述某一時代文獻本身的屬性，而更可能是製作者或是繼承底本、或是統一底本異形的改編——書手 A-A 組內部的常見字字形統一的現象，只在同一筆跡內部成立。同時，也說明在清華簡整體而言的製造過程中，就算文獻性質、所述史事時代相近，也並無「某一字當作某一形」的

統一要求，而是各位書手各自為政，書寫存在相當的獨立性。<sup>19</sup> 那麼，可以說這十一篇文獻的「字形統一」現象，既非某類文獻的共性，也非源於「集體製造、統一安排」的協作場景，而是某一書寫者、編纂者的個人選擇；若是這種一致性源自底本，那便是底本的書寫者、編纂者的選擇——無論是否是書手 A 本人，總需要有人將這些文獻性質、時代各異的文獻必然的字形差異抹去。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將「既有文獻的字形差異統一」的舉措，是與「無意識、自然而然」地書寫成同一字形的情形不同：十一篇竹書的文獻性質與語言時代各異，無法同源，故而這種呈現出來的書寫紀律的背後必然存在著明確的改換既有異體字、統一字形的明確意志與行動。無論這種統一字形之舉是出於書寫者的審美旨趣，還是改訂文獻、謀求文本穩定性的學術志願，這種取消既有字形差異之舉，當視為秦代「書同文字」工作範式的原型。

### 三、用字與用語

陳昭容、田煒先生已指出，秦代「書同文」的內涵包括「正字形、正用字、正用語」諸多方面。<sup>20</sup> 統觀這十一篇字形較為穩定的竹書，書手 A 雖有「正字形」的嘗試，卻未在「正用字」或「正用語」方面留下明顯的痕跡。比如，竹書中常見的第一人稱代詞有「我」、

- 19 儘管在〈四告〉、〈參不韋〉中存在一些不同書手彼此校改的情形，但不同字跡之間似乎並無字形結構統一的跡象，仍應視作彼此書寫、決定字形相對獨立的證據。參見 Jia Lianxiang 賈連翔, "A Study of the Format and Formation of the \**Si gao* 四告 (*Four Proclamations*)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清華簡〈四告〉的形制及其成書問題探研, *Bamboo and Silk* 6 (2023): 1–21; 賈連翔:〈跳出文本讀文本: 據書手特點釋讀《參不韋》的幾處疑難文句〉, 頁 16–24。
- 20 參見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第 3 分, 頁 600;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 頁 408–413。戰國文字各系之間的用字差異現象, 甚至是同系內部的用字差異現象, 參見周波:《戰國銘文分域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吾」、「余」、「朕」，<sup>21</sup> 清華簡中，「吾」本字作「虛」、「汝」本字作「女」。稍作分類之後，我們發現所論十一篇竹書的第一人稱代詞並不統一，就算考慮到各用例詞性上的差異與各篇體裁的不同，也似不存在特定代詞的規律：

表 6 十一篇竹書之第一人稱代詞

	尹至	尹誥	赤鳩	耆夜	金滕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琴	芮夫	三壽
我	3	4	6	1	8	2	1	2	2	5	3
吾	0	1	2	0	1	0	0	1	0	4	8
余	2	0	0	1	2	2	1	9	9	1	2
朕	0	1	2	0	0	1	3	5	0	0	0

同樣，竹書在第二人稱的採用上也不似存在以書手為單位的統一規範的痕跡：

表 7 十一篇竹書之第二人稱代詞

	尹至	尹誥	赤鳩	耆夜	金滕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琴	芮夫	三壽
爾	0	0	5	0	6	3	0	0	0	3	3
汝	3	0	0	0	0	0	9	8	0	0	0
乃	0	0	0	0	0	0	7	6	0	0	0
而	0	0	1	0	0	0	0	0	0	0	0

再比如，在虛詞「於」與「于」的使用上，這十一篇竹書的選擇也不統一：儘管並不絕對，成書時代較早的多數《書》、《詩》類文獻多見「于」而少見「於」；只有時代晚近的〈三壽〉篇存在大量「於」，另一時代較晚的〈赤鳩〉中也多「于」而少「於」。

表 8 十一篇竹書之「于」與「於」

	尹至	尹誥	赤鳩	耆夜	金滕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琴	芮夫	三壽
于	1	4	5	2	4	4	4	4	3	6	4
於	0	0	1	1	4	0	0	0	0	0	13

21 李明曉曾將楚簡中的第一人稱代詞總結為「吾」、「我」、「余」、「朕」、「台」五種。參見《戰國楚簡語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8。所論竹書中，未見以「台」作第一人稱的用例。

以清華簡整體而言，張岱松先生曾指出各篇竹書中「『于』和『於』反覆變換而語法功能上幾乎無任何差別，更反映出書手書寫時的隨意性。」<sup>22</sup> 究其差別，已有多位先生指出，先秦文獻中介詞「于」與「於」存在較為鮮明的時代特徵，「于」作介詞通行的時代比「於」更早，比如多位先生都曾指出〈繫年〉前三章中描述西周及兩周之際的史事時全用介詞「于」，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後續章節敘述晚近史事時「於」字比重也隨之增多，「于」的使用則趨於減少。<sup>23</sup> 到了戰國中晚期，郭店與上博簡與戰國諸子情形大致相同，「於」字用法遠多於「于」，至於非書籍類的楚地本土文本包山簡中，則未見「于」字的用例。<sup>24</sup> 風儀誠（Olivier Venture）先生強調，古書在傳寫過程中多數史官對於「于／於」二字之別加以區分，很少無端混用。<sup>25</sup> 可見部分戰國書手在轉寫處理時，書寫原則十分審慎：在把來源不同的底本中重出文字的字形差異抹去的同時，並未武斷地將意味與用法無甚差別的「于／於」二字統一，而是尊重更早文本的用字選擇。

再比如，有意的虛詞選擇也體現在連詞或介詞「及／與」上。簡牘材料中，大西克也、張玉金以及陳民鎮先生都曾指出，「及／與」二字也存在一些時代與地域特徵：並列連詞「及」通行較早而

- 22 關於清華簡用字研究，參見張岱松：〈清華簡（壹-伍）詞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17年），頁65。
- 23 陳民鎮：〈清華簡《繫年》研究〉（煙臺：煙臺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212-223；陳民鎮：〈清華簡《繫年》虛詞初探〉，《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二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9-59；陳民鎮：〈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55-271；尤銳（Yuri Pines）：〈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36-254；朱歧祥：〈由「于、於」用字評估清華簡（貳）《繫年》——兼談「某之某」的用法〉，《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81-386；宮島和也（Miyajima Kazuya）：〈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341-352；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清華學報》新49卷第2期（2019年），頁187-227。
- 24 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頁204-205。
- 25 風儀誠：〈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1-95。

「與」字通行較晚；戰國時代秦及三晉地區多用「及」，楚地及齊魯地區則多用「與」。<sup>26</sup> 我們看到，時代明顯偏晚的〈赤鳩〉與〈三壽〉多用「與」，其他時代較早的文獻或是多用「及」，或是二者兼用：

表 9 十一篇竹書之「及」與「與」

	尹至	尹誥	赤鳩	耆夜	金縢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琴	芮夫	三壽
及	2	1	0	0	2	0	0	0	0	3	1
與	0	1	4	0	2	0	0	0	0	3	2

又比如，〈尹至〉、〈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寫作「女𠄎」，讀作「如台」，訓為「奈何」；〈赤鳩〉則寫作「女可」，讀作「如何」。「如台」、「如何」雖義近，但用字不同。<sup>27</sup> 又比如，雖為同卷竹書，〈赤鳩〉統稱伊尹「小臣」，〈尹至〉統稱「尹」，〈尹誥〉稱「尹」或「摯」——用字、用詞差異處處可見。此外，該書手在所寫的另三篇竹書，〈祭公〉、〈厚父〉、〈攝命〉中，也存在不少字形與用字的不同。即是說，儘管戰國竹書的「文字異形」廣泛存在，但對書手 A 來說，「字形結構」的「小差異」與「不同用詞」的「大差異」會被區別對待，並非一概而論。又比如，正如不少先生指出，書手 A 所書的不少竹書中的不少用字都保留了時代更早的古文

26 大西克也：〈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收入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頁130-144；張玉金：〈介詞「于」的起源〉，《漢語學報》2009年第4期，頁16-22；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虛詞「及」〉，《古漢語研究》2010年第4期，頁20-30；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41-63；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中虛詞「與」和「及」的區別〉，《語文研究》2012年第1期，頁32-39。清華簡中「于/於」二字的用法，參見陳民鎮：〈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頁255-259；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頁204-205。在字形上，李美辰先生也曾指出，書手 A 多用「返」（而非是書手 C 多用的「及」），見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頁153-154。

27 〈尹至〉作「胡今東祥不章？今其如台？」〈琴舞〉作「良德其如台？」〈芮良夫毖〉作「咎何其如台哉？」整理者指出「如台」多見於〈商書〉，訓為「奈何」，參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30。〈赤鳩〉則作「夏后曰：『朕疾如何？』」，語義略有分別。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提示。

寫法，如〈尹至〉與〈琴舞〉「彘」字，<sup>28</sup>〈尹誥〉「哉」字等，都與時代更早的甲金文字中的相關字形的用例有所呼應。<sup>29</sup> 可以想見，保留更早文獻的字形結構的一個前提，即是理解並尊重底本的用字；對書手 A（或其底本書手）來說，面對既有文本，「改」或「不改」，不全是一種以往所認識的抄手「武斷」、「無知」、「謬誤」的寫錯，而是時有書手學術判斷的體現：對於當時的書寫者來說，習得並體察文字的細微差別、改動或保留既有字形或用字，正是當時學術工作的一環。

關於秦「書同文」的主要目的，田煒先生總結為「還是要用秦文字系統替代六國古文系統，並不是要全面規範字與詞之間的對應關係。」<sup>30</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見竹書背後也必然存在「以楚系文字替換他系文字」的「馴化」之舉，無論究竟是書手 A 本人還是在其底本在流傳過程中逐漸推進。<sup>31</sup> 另一方面，從文獻的歷時演變角度來看，馮勝君先生總結為「西周、春秋時期的文獻流傳到戰國中晚期時，已經基本變成了用當時當地人使用的文字所書寫的文本。其中雖然存在個別早期文字形體或用字習慣，但畢竟是零星和偶然的。古書類文獻在歷代傳抄過程中，歷時差異逐漸被消滅殆盡。」<sup>32</sup> 可以想見這種改換歷時層累的文字差異、使其逐漸統一的文字標準化過程也必然存在於所見的十一篇竹書的流傳過程中。簡言之，在字

28 郭永秉：〈清華簡《尹至》「焮至在湯」解〉，《清華簡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48-52，後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48-253；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文物》2012年第8期，頁72-76。

29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2011年1月5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檢視日期：2022年10月1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陳劍：〈甲骨文「戔」字補釋〉，收入氏著：《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99-106。

30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頁415。

31 關於古文字中的「馴化」作用，參見周鳳五：〈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收入鍾柏生主編：《古文字與商周文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頁195-221。

32 參見馮勝君：〈有關出土文獻的「閱讀習慣」問題〉，頁142；《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頁58。

形統一的表徵下，文本必然經歷了時間、空間、個體變異的種種可能；與之相對，是必然存在的矯正異體的書寫紀律。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小範圍的文字整理工作無法與始皇帝「書同文」的宏業等量齊觀：從結果來看，在楚地一隅，個人化、在地化的字形統一遠無法與六國既滅之後，秦帝國中央政府在巨大疆域內施行嚴刑峻法、投入舉國之力的文字改革相提並論——清華簡的「文字標準化」工作畢竟只存在於某一書手內部；不同書手之間、同類文獻之間的統一都無法達成。個體的「意圖」與全社會的「共識」所能達成的成效不盡相同；但是，若從具體的工作方式來看，書手 A 之十一篇背後的「馴化」、轉寫、統一文字的工作範式，無疑正是後世達成文字統一的技術基礎。可以想見，六國既滅以後，各地的知識階層如何迅速、高效地改換既有書寫系統、延續書面的交流或認知活動，是彼此共同的迫切需要；而正是早已存在、並不陌生的小範圍的文本統一工作，為大範圍的統一工作奠定根基。

「異」與「同」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概念——在文獻漫長又複雜的演變過程中，分化與同化、變異與統一共存。即使在以語言文字尤為變化多端的戰國時代，標準化、統一化的實踐也並非全然不可見：在始皇帝「書同文字」政策施行之前，戰國時代的書寫並不是完全的混亂與無序；「書同文字」之後，秦漢文字也未能達成絕對的規範與統一。在這種相對的維度中，「書同文」不僅是秦帝國實施的政令，也是一種自戰國時代已經開始的、書寫者與閱讀者共同的、迫切的願景。本文並不強論上述簡文字形稱得上絕對的「穩定」，也非試圖將「書同文」提前，而是強調在戰國楚地「文字異形」的時代背景下，書寫個體試圖將文字與文本規範化的努力和嘗試，書寫個體工作方式的差異，以及書寫者「求同」的意圖與大環境「變異」的差距。通過書手 A-A 組竹書字形規範化的例證，我們瞭解到秦帝國的「書同文字」政策之所以能夠被有效地推行，即根植於在戰國文字變異的背景下，謀求文字書寫穩定的共同願景、切實的方法、與無數微小的努力。

## 結論

清華簡中的〈尹至〉等十一篇竹書呈現出大量常用字的字形統一現象，而這些竹書的文獻性質、語言風格與成書時代各不相同，這表明它們文本源流各異。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它們在成書的過程中必然經歷了一個統一字形的過程。這個統一字形的過程可以被視為秦代大規模實施的「書同文」政策的工作原型之一。不過，儘管在「正字形」方面效果顯著，與秦代「書同文」成效類似，清華竹書在「正用字」、「正用語」方面似乎並無明顯嘗試。

## 後記

衷心感謝陳偉師的對本文先前版本的審閱。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洞見與院刊編輯的悉心幫助，使得小文避免了更多謬誤，獲益良多，感激不盡。

## 引用書目

### 中文書目

- 大西克也 (Onishi Katsuya) : 〈並列連詞「及」「與」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上古漢語方言語法〉。收入郭錫良主編：《古漢語語法論集》，頁 130–144。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 年。
- ：〈從里耶秦簡和秦封泥探討「泰」字的造字意義〉。《簡帛》第八輯，頁 139–1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尤銳 (Yuri Pines) : 〈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頁 236–254。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 田煒：〈談談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文本年代〉。《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頁 468–473。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 ：〈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 (2018 年)，頁 403–450。
- 朱歧祥：〈由「于、於」用字評估清華簡 (貳)《繫年》——兼談「某之某」的用法〉。《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頁 381–386。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朱德熙、裘錫圭：〈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歷史作用〉 (原署名「北文」)。《文物》1973 年第 11 期，頁 2–7。後收入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五卷》，頁 73–82。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 任麗君：〈戰國竹簡字跡研究綜述〉。《現代語文》2021 年第 6 期，頁 9–13。
- 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文物》2012 年第 8 期，頁 72–76。

- 李松儒：〈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頁 27-33。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
- ：〈試析《繫年》中的一詞多形現象〉。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頁 455-486。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 ：〈清華五字跡研究〉。《簡帛》第十三輯，頁 79-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 ：〈再論《祭公》與《尹至》等篇的字跡〉。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252-260。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 ：〈清華簡柒《越公其事》中的一詞多形現象〉。《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七輯，頁 73-96。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
- ：〈《清華八》〈攝命〉字跡研究〉。《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夏季號（總第三期），頁 341-355。臺北：萬卷樓，2020 年。
- 李明曉：《戰國楚簡語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李美辰：〈清華簡書手抄寫用字習慣探研〉。《漢語史學報》第二十三輯，頁 150-157。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 年。
- 李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美國達慕思學院郭店楚簡《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感想〉。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7-52。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巫雪如：〈從若干字詞用法談清華簡《繫年》的作者及文本構成〉。《清華學報》新 49 卷第 2 期（2019 年），頁 187-227。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 年。
- ：〈戰國「文字異形」問題的學術史考察〉。收入延世大學人文學研究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合編：《文字與解釋——學術交流會論文集》，頁 106-128。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 ：《戰國銘文分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 周鳳五：〈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收入鍾柏生主編：《古文字與商周文明》，頁 195–22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 年。
- 風儀誠（Olivier Venture）：〈戰國兩漢「于」、「於」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二輯，頁 81–9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宮島和也（Miyajima Kazuya）：〈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341–352。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 徐寶貴：〈商周青銅器銘文避複研究〉。《考古學報》2002 年第 3 期，頁 261–276。
- 郭永秉：〈清華簡《尹至》「焯至在湯」解〉。《清華簡研究》第一輯，頁 48–52。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後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頁 248–25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清華簡《繫年》抄寫時代之估測——兼從文字形體角度看戰國楚文字區域性特徵形成的複雜過程〉。《文史》2016 年第 3 輯，頁 5–42。
-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文物》2014 年第 9 期，頁 76–81。
- 陳民鎮：〈清華簡《繫年》研究〉。煙臺：煙臺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 ：〈《繫年》虛詞初探〉。《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二輯，頁 39–59。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頁 255–271。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 陳昭容：〈秦「書同文字」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第 3 分（1997 年），頁 589–641。後收入氏著：《秦系

- 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年），頁69-115。
- 陳劍：〈甲骨文「戔」字補釋〉。收入氏著：《甲骨文考釋論集》，頁99-106。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 陳美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用字現象考察——以同詞異字為例〉。收入《第二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3-424。臺北：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
- 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簡帛》第四輯，頁411-4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有關出土文獻的「閱讀習慣」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1期，頁139-148。
- ：《清華簡〈尚書〉類文獻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 張守中：《侯馬盟書字表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張玉金：〈介詞「于」的起源〉。《漢語學報》2009年第4期，頁16-22。
-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虛詞「及」〉。《古漢語研究》2010年第4期，頁20-30。
-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出土戰國文獻中虛詞「與」和「及」的區別〉。《語文研究》2012年第1期，頁32-39。
- 張岱松：〈清華簡（壹-伍）詞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17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秦漢文字的整理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2011年1月5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檢視日期：2022年10月1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352>。
- 程浩：〈清華簡同簡同字異構例〉。《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頁401-403。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有為言之：先秦「書」類文獻的源與流》。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賈連翔：〈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年第4期，頁18-36。
- ：〈談清華簡文字的基本筆畫及其書寫順序〉。《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頁77-89。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戰國竹書文字佈局小識〉。《出土文獻》第七輯，頁187-192。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跡和文字修改現象〉。《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頁38-52。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清華簡「《尹至》書手」字跡的擴大及相關問題探討〉。《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三輯，頁79-100。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
- ：〈跳出文本讀文本：據書手特點釋讀《參不韋》的幾處疑難文句〉。《出土文獻》2022年第4期，頁16-24。
- ：〈守正與變易之間：「同卷異寫」現象的發現與古書底本特色判定方法的反思〉。「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國際學術論壇。北京：清華大學，2023年10月21-22日。
- 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81-84、112。後收入氏著：《隸變研究（修訂版）》，頁164-173。上海：上海古籍出

出版社，2020年。

——：〈雲夢龍崗秦簡釋文注釋訂補——附論「書同文」的歷史作用〉。《簡帛研究彙刊》第一輯（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簡帛學文教基金會籌備處，2003年），頁815–826。後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頁369–378。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芮良夫詔》初讀〉。《文物》2012年第8期，頁77–80。  
熊佳暉：〈郭店簡《五行》篇的成書方式與書手文化水平探析——由物質性與文本說起〉。《出土文獻》2020年第1期，頁91–101。

劉志基：〈楚簡「用字避複」芻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頁672–681。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劉志基、鄒燁：〈西周金文用字避複再研究〉。《한자연구（漢字研究）》第七輯（2012年），頁21–45。

## 外文書目

Galambos, Imre. “The Myth of the Qin Unification of Writing in Han Sourc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7.2 (2004): 181–203.

姜允玉 (Gang Yun-ok)：〈侯馬盟書「一字多形」중의異寫字고찰〉。《中國學報》第64輯（2011年），頁3–28。

平勢隆郎 (Hirase Takao)：《春秋晉國『侯馬盟書』字體通覽：山西省出土文字資料》。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

Jia Lianxiang 賈連翔. “A Study of the Format and Formation of the \**Si gao* 四告 (*Four Proclamations*)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清華簡〈四告〉的形制及其成書問題探研. *Bamboo and Silk* 6 (2023): 1–21.

大西克也 (Onishi Katsuya)：〈文字統一と秦漢の史書〉。《書学書道史研究》24號（2014年），頁93–103。

## Standardizing Chu Scripts: Insights from the Tsinghua Manuscripts on Pre-Qin Writing Unification

XIAO Yunxiao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hu tong wenzi” 書同文字, 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raphs and characters,” has long been deemed on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cultural legacies of the short-lived Qin dynasty (221–207 BCE): the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script system resonated with the new empire’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genda, and its influence was ubiquitous. In contrast, in the Warring States (453–221 BCE) period, the vast graphic fluidity and orthographic changeability is an intrinsic and pervasive feature in all kinds of pre-Qin writings.

However, after examining eleven Tsinghua manuscripts written by the same hand,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lthough it is not exhaustive, the pre-imperial manuscripts’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shows that scribal or scholarly actions were indispensably taken to regulate the previous orthographic irregularities, unify the varied graphic forms, and present the characters in a surprisingly consistent manner. This observation encourages us to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the scribal culture in the Warring States: as the growing community of texts kept proliferating and subsequently generated more textual variants, tremendous efforts were also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texts were stable and standardized, at least on some very basic local or even personal level. Pragmatically, as a more standardized script system creates immediacy and transparency in communication in the written form, it greatly boosted convenience and efficacy in both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epistemological praxis. Finally, the pre-imperial endeavors of script standardization bespeaks that the culmination of the Qin empire’s “shu tong wenzi” policy was not something entirely novel and unprecedented—it emerged from a vibrant pre-imperial scribal culture, and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a variety of scribal, scholarly, and editorial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Keywords:** Chu script, pre-imperial scribal culture, standardization, Tsinghua Manuscripts,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s